

人到老年

□ 李乃全

人到老年犹如一棵百年老树,不再挺拔,不再枝繁叶茂,再没兴趣与蝉儿、鸟儿一起吟唱了。它的躯干承受不了风雨雷电的袭击,开裂的老皮,斑驳的灵魂,慢慢地弯曲又弯曲。

人到老年犹如大海中一尊孤独的礁石,佝偻着身躯却从不感到寂寞,它总是把目光投得很远很远,捕捉帆影、鸥鸟和浪花的灵感,黯然构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在无边无际偌大版面上发表一篇又一篇神奇童话。

人到老年犹如远航归来的水手。这是他最后一次返航了,他和航船行驶在回忆里,他甩了一辈子缆绳。如今生命和码头拉近了距离,像登山者到达了山顶,开始打量身后的足迹。像出海的渔夫想起了归帆,载着喜悦和几分惋惜。船队,默默为老人送行,汽笛齐声为他编写一部传奇。

他和他的航船,年轻时都曾搁浅过,潮沙退去之后,他围着沙滩一圈又一圈敲打着船舷,敲打着他艰辛的生命。船舷那只洞口似月亮、铆钉似一片闪烁的星星。夜空,浓缩成海的灵魂,托起那艘复苏的生命。明天再一次去延续它的航迹……

——他的脊背似一片沙滩,汗珠是彩色贝壳。他佝偻着身子,让日子、憧憬和古老的度

诚流进大海。

人到老年好像走过一条漫长的隧道。眼前是夕阳和光明,感到新鲜感到轻松自在。如释重担迈上了人生第二条生命之路。更值得欣慰的是人到老年许多事情都看透了,许多道理都明白了。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而到老年以后就会发现,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问题是可以彻底解决的。

不知不觉,笔者退休也有九年之余,也就是已经迈入了人生“倒计时”阶段,有着“夕阳无限好,只是迈黄昏”的无奈,需以平和的心态正确对待,才能从困惑中挣脱出来。人生的路,深一脚、浅一脚,悲伤在路上,希望也在路上;疲惫在路上,欢喜也在路上。没有谁的一生,阳光朗月永相随;没有谁的一生,欢声笑语永相伴。总有一些困难、一些痛苦,需要我们去经历、去承担,我们就是在不断重复的简单的事情中磨炼出坚持不懈的品质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有人说,金字塔如果拆开了,只不过是一堆散乱的石头;生活如果没有目标,就只是几段散乱的岁月。如果把一种努力聚集到每一日,去实现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目标,散乱的日子就能积成生命的永恒。



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山不拒细壤,方能就其高,当前,在攻坚深度贫困夺取全胜的酣战征程上,我们身居老区的退休干部是“花落自不败,人老精神在”。坚守把学习当作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生活方式,坚守一种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展示自己。

“花甲莫言人已老,桑榆未晚霞满天”。退休生活不应苍白无力,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奉献余热增添正能量,做一个“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老人是最佳的抉择。

世泰湖改稿记

□ 闫卫星

戊戌夏,三晋文魁吕梁作协主席韩思中者,携吕梁文界俊杰三十余人会于女皇故里世泰湖畔,游汾河胜景,发盛世慨叹,生悠悠情思,盘过往、谋未来,乃吕梁文坛盛事耳。

世泰湖,古邑文水汾河东,河取直欲废弯,邑人张氏立安慧眼独具巧思开发蓄水为湖,筚路蓝缕终成蔚为大观,取世间泰平之意,谓之名。湖侧禅院耸立佛乐萧萧,桃花钓鱼两岛分立主湖左右,采摘游乐酿酒造醋与农耕红色诸多文化交织,乃方外胜境。亭台竹楼,风景曾谙,尤胜江南,省督巡视,国委挂牌,誉为“全国乡村旅游示范基地”,游者络绎不绝,乐不思归。文水文联掌舵者评论大家宋建英主席视美景萌美意,与张公立安等密筹划成美事。

是时,文人雅集,泛舟湖上,有先贤赵有文,布林鹏大儒显学,温孔孟之道,真胜读十载。韩君思中主席慷慨激昂,概述吕梁厚土文脉。明高吾师、大智主席亦不乏真知灼见,有文有水,今夕何夕?细察之,其地俊杰辈出,队伍庞众,近年尤以王氏秀琴者令人侧目,省协签约国协收编,成一鸣大势矣!

游汾河古道,览胡兰故里,探孙谦故居,究千年底蕴,其文其水,源可滥觞,情可徜徉!晚间世泰湖桃花岛歌舞盛会,十余县市区登场,更有大家常捍江等组团助兴,笑泉不浇交城浇了文水。

世泰湖三日美学美景美事美食,此间乐,不思归。众齐曰:来此湖,不远足!

熬药随想

□ 郭雪萍



纯净的姿态来过尘世,普度众生。他的内心,该有多么清澈,多么温暖啊。

他走了很多的路,亲尝百草,编著成书。他像对待心爱的孩子,看到每一株草都会深情抚摸,从不舍得遗漏。即使细雨绵绵,即使地冻天寒,也不会阻挡他采药的步伐。悠悠时光里,他提笔研墨记上一句:“覆盆子……五月子熟,其色乌赤……气味:甘,平,无毒……”一部《本草纲目》,装下了千草百花,万种风韵。

他说:“狼毒……观其名,知其毒矣。”

他说:“以毒攻毒,乃用药上乘之道也。”

他说:“众草皆有价值,倘若以为有了毒性的草就可以弃之不用,那就不对了。”

有人说,北方有一种药物叫曼陀罗花,吃了以后会使人手舞足蹈,严重的还会麻醉。为验证这一说法,他离开家乡来到北方,终于发现早开夜合的曼陀罗花。为了掌握曼陀罗花的性能,他亲自尝试,乃验,并记下“曼陀罗……状如牵牛花……割疮灸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他总是那么严谨,他熟知每种药材的药性和性能,那百草的滋味,他是最清楚,最熟悉不过的了。

深山旷野,风雨无阻,他的身影穿过了岁月的风尘。他走得那么执着,那么辛苦,他用一颗柔软的心,祛邪扶正,普度尘世中饱受苦痛的灵魂。

若可,在暮春时光里,就让我握一茎青草,去看看那些可爱的面孔吧。不论时空有多么久远,我相信它们都能感知到那双手曾经的温暖和力量,荡气而回肠。



我的书房

□ 王白银

我的书房是我晚年享受快乐的一方天地。名为“书房”,实际上是客厅通向阳台的过道,不足十六平方米的空间,摆有一张书桌、一张单人床、六组合双门的书柜。书桌上摆放着我从湖南韶山带回来的一尊青铜毛泽东雕像,一幅习近平总书记肖像的镜框;墙上挂着一副装裱后的对联:“读书如观海劈开层浪现鸿猷,著书比登山甩尽汗花凌绝顶。”书柜里存有我自己的几本文学作品集和我喜欢的各种文学书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鲁迅文集》《赵树理文集》《路遥文集》以及贾平凹、莫言、刘庆邦、王小波、范小青、王安忆、毕飞宇、苏童、方方等等多位名家的文学作品。闲下无事,不是到就近的体育场去散步,就是坐在书房里的书桌前阅读、写作、思考,虽足不出户,却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间书房,宛如浓缩后的大千世界,山川湖海尽收眼底,生活在如此美妙的心灵境地,任我其乐融融也!

独坐“书房”,我内心中翻涌起诸多辛酸的回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到八十年代中期,是物质贫乏时期,但全民读书的氛围甚为高涨。我记得,白天下地干活、吃饭的间隙,晚上睡觉前或下雨天,便抱住书本不放。那时候我想方设法找到《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三家巷》《红岩》

等书籍偷偷去看。特别对作家浩然的《艳阳天》很感兴趣,因为当时我们村正进行麦收,其情形与浩然笔下的描述十分相似,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喜欢上了文学创作,于是就买了好多与文学有关的书籍,于是就想着能有一个自己的“书房”,然而我的想法太不切合实际了。当时我住在乡下一个只有几十口人的小山村一孔破旧的砖窑洞里,写作只能坐在土坑上,爬在一张裂开了缝的小方桌上。没有书柜,所买的书全都压在箱子里,放在最下面的都已潮的烂掉封面和封底的好几页,为防潮湿,我将自己最喜爱的一套《鲁迅全集》(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80版)摆在箱子上,结果让一个同样爱好文学的朋友说尽好话,以三十六元钱(当时的价格)买了去,为此我好长时间心里像失去了什么一样难受,直到后来买了一套《鲁迅文集》(四卷本)后,痛楚的心灵方才渐渐恢复于平静。“书房”梦是移居县城“学府公馆”之后才得以实现的。

古语云:“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将跨入七十的门槛,回望人生坎坎坷坷一路走来,读书和写作伴随了自己大半生,心情的快感是不言而喻的。除去前面提到的那些书外,我的书柜里还有余秋雨、易中天、董卿、于丹……多位国内知名人士的文学论述和外国许多作家的作品,如奥地利·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俄

国·契诃夫的《第六病室》、德国·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前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的感受是,多读中外古今经典名著,犹如站立在当今与前辈文学巨匠的肩膀上窥探世界,万花缤纷,风景无限,受益匪浅。

我们不应把“书房”当做与一个家室相匹配的豪华装饰间,而应作为业余文学创作中的领航线和栖息之地!

